

后浪出版公司



A L L
T R U E N O
A L I E I N I T
荒 野 旅 人

[加]阿丽克丝·霍莉·著

张琳璐·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荒野旅人

ALL
TRUE
NOT A LIE
IN IT

后浪出版公司

[加] 阿丽克丝·霍莉·著

张琳璐·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野旅人 / (加) 阿丽克丝·霍莉著; 张琳璐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0-10432-9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1-2017-665

I. ①荒…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1504 号

ALL TRUE NOT A LIE IN IT By ALIX HAWLEY

Copyright: © 2015 BY ALIX HAW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HUANG YE LV REN

荒野旅人

著 者	[加] 阿丽克丝·霍莉
译 者	张琳璐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梅天明
特约编辑	皮建军
责任编辑	刘姣娇 周晓琴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肖雅
营销推广	ONEBOOK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 - mail	scrmcbs@sina.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mm × 21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324 千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7-220-10432-9
定 价	4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献给迈克、西奥、凯特，
以及乔斯林和彼得

作者题记

这本书起笔之初，我对丹尼尔·布恩的印象仅限于九岁时《国家地理》杂志曾随文刊出的一幅他的肖像，说不上深刻。直到某天，当我再次看到那幅插画，丹尼尔·布恩的形象开始萦于脑海，挥之难去。

在美国，孩子们在历史课堂上不难听到这个名字。然而如若追问他的作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恐怕都知之甚少，给不出答案。他就是这样难以捉摸，被铭记，又同时被淡忘。即使在有生之年，他的生活也像一团谜。历史中的雪泥鸿爪吊人胃口，扣人心弦，拜伦亦曾写他入诗。我且试以想象补白，从他的生平记事中追索他的传奇人生。而他究竟是谁？为何不曾留下片字只言？以致很多人觉得，那具多年后被树碑立传重新安葬于肯塔基州的尸骸并非他真身。

风流云散，物转星移，有的人偏有这样的魅力，屹于时代深处，不随时间消逝，又或者是他们自己尚未决定就此离开。于是，丹尼尔·布恩成为一个声音，时时萦于耳畔。我的故事就是找寻他，他的故事则是找寻他理想中的伊甸园，却又亲手将之葬送。

目 录

作者题记 1

上卷 执迷

- | | | | |
|---------|----|----------|-----|
| 1. 宾州媚妇 | 8 | | |
| 2. 日渐疏离 | 19 | | |
| 3. 互生牵绊 | 28 | | |
| 4. 卡罗莱纳 | 39 | | |
| 5. 费城媚妇 | 50 | | |
| 6. 接连受伏 | 60 | | |
| 7. 樱桃在口 | 70 | | |
| 8. 面朝红土 | 80 | | |
| 9. 应许之地 | 97 | | |
| | | 10. 人间天堂 | 103 |
| | | 11. 有待发现 | 113 |
| | | 12. 大开狮口 | 122 |
| | | 13. 荒野之舞 | 127 |
| | | 14. 流连忘返 | 135 |
| | | 15. 总角晏晏 | 145 |
| | | 16. 侏儒矮人 | 155 |
| | | 17. 日出田野 | 160 |
| | | 18. 北而西往 | 170 |
| | | 19. 故地重回 | 183 |

下卷 不悟

1. 若有天堂 192
2. 生死离散 201
3. 盐如风雪 208
4. 或赦或杀 219
5. 漫漫长路 228
6. 奇利科西 239
7. 洗肠涤胃 249
8. 人尽可夫 261
9. 飞短流长 276
10. 再踏征程 284

11. 特洛伊城 295
12. 法国王后 302
13. 宝马良驹 307
14. 吾父吾儿 316
15. 平白无辜 322
16. 阶下之囚 325
17. 肉食者鄙 333
18. 谢尔托易 340
19. 昔日重现 355
20. 情归何处 360

作者致谢 368

—— 上卷 ——

执 迷

“你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娼妇！”

“你姐姐不要脸！”

“不要脸！不要脸！”

他们伏在水河大桥下嘶声怪叫，简直像一窝卡在栏圈里的猪。这种滥调我打七岁起就听得多了。

“别惹我，我就是个不要命的莽夫！”我朝着大桥的方向吼回去。

木板缝之间眼光一闪，一块石头直冲我脑门，幸而被我闪身避开。另一个混小子不服气地继续添油加醋：

“他爷爷养的小娼妓，那可是艳名远播！”

“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闻名丧胆——”

我跟他们就势扭成一团，一脚正中一个人的小腿，回肘砸烂了另一个的下巴，顾不得自己脸上也吃了一记重拳，抄起打鸟棍连连反击。混乱中只见威廉·希尔咧着嘴站在一旁，一只手捏着鼻头试图止血。哈哈。他退了两退，想挡一挡脸上的狼狈。我抽身便跑，边跑边骂，屎娘养的！——这句可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赢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的，我可不好惹！

只剩希尔还在我身后一路穷追不舍，“小丹……小丹”地乱叫。我回过头骂他：

“你们知道个屁！我两岁的时候，德拉瓦尔人的族领还来过我家，向我爷爷讨了块蛋糕吃——我爷爷那时可有的是老婆，他老人家真该宰了你们这些混蛋——对，那可是堂堂萨萨诺恩王，我亲眼所见，虽说我那个时候才两岁。”

希尔停住脚，兴奋地呼喊：

“总有一天，你会立身扬名的，小丹！到那时，我要为你著本书！”

我知道他此刻一定在抹着嘴笑着，血糊了一脸，头发像蓬草一样遮在眼前。我知道他追不上了。我知道他一定也告诉了其他人，那些从他父亲嘴里听来的飞短流长，那些在埃克赛特被盖棺定论的风言风语：布恩一家简直寡廉鲜耻。你爷爷在英格兰蓄娼养妓！刚才桥下那个没错准

是他，一开口简直跟他父亲在主持贵格会时的腔调如出一辙。尽管希尔总是胡诌八扯，但这次倒是所言非虚。

“小丹，我看到你了！我来了！”

我加快脚步，仍感到希尔那双充满好奇的明亮的灰色眼睛就在我背后。我俩也算是旧相识了，好像打一出生就相互认识了一样，以至于每每看到他，总觉得我俩就像耕牛离不开犁杖，被命数绑在一起，连同这个鬼地方一块绑在一起。我俩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敦实健壮，一样有点小聪明。只不过希尔的聪明仍有机会在詹姆斯叔叔的课堂上抖一抖，而我则早就受够了学校，乐得逍遥自在。我们两人的父辈也有诸多相似——都算得上是纺织业的同行，只不过希尔的爸爸早年做羊毛生意从英格兰发家，富庶有余，而我的爸爸只能日复一日守着仓棚里区区几台破织布机和同样派不上什么用场的锻铁炉。在我看来，我和希尔有的时候的确亲如伙伴，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则形同路人。倒是他单方面地一直密切关注我的一言一行，甚至试图模仿我的一举一动，好比说我是怎么把鸟棍掷出去的，或者一开始，我是怎么预备和瞄准的。他的这种一厢情愿倒显得他对自己本来的生活并无兴致，一心只想抓住我的生活。总之，希尔就是不肯放我一个人静静待着。

我撒开双腿，像是要甩开我的生活，甩开一直束缚我的所谓命数——

“你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娼妇！”

“你爸爸也有个不要脸的姐姐！”

大概已经跑出距奥瓦汀桥和小镇很远了，脚下的路渐渐收拢，变窄。一枝树杈划破了我的耳朵。又有两个混蛋边喊边追了上来，不过可惜没有一个跑得过我。我感到手肘生疼，脚也是。该死的鞋。

“小丹，小丹！”

又是希尔，他大概以为我要翻到山另一侧的牧场去。他知道个屁，他什么都不知道。

好容易钻出了冬青丛，奋力跑上了小路，那帮混蛋肯定早就找不见

我了。顺着这条路再往前就是祖父的石头房子，我没怎么去过，也没什么别人去过。那是一幢用深色石头砌起来的方形房子，和镇上的议事大楼差不多，只是看上去更残破些，像是位病怏怏的表亲。祖父养的猎犬都被拴在木屋边的链子上，吠声四起——他居然还没把那些破木头拆了！我的心怦怦直跳，闪身溜进菜园，闻到一股洋葱混合了坟墓的阴郁味道。

终于进了院子，我踏上石板阶来到门前狠命拍门。这还是我第一次不经爸妈陪同，单独一个人来这儿，紧张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门没锁，房子里弥漫着诡异的静谧和湿旧的霉气。

“有人在吗？”

没有回应。萨拉姑妈，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不要脸”中的一位，肯定正在屋后洗衣服呢，不然还能在哪儿。自打被逐出教友会，她就只有常伴祖父，伺候榻前了。也许此刻她正坐在草地上呼吸着这坟墓的气息，从中分辨着她丈夫的味道。那个搭上了别的女人而抛弃了她的男人，在死前又拖着病体回到了她身边。我想象着他作为一个死人，此刻被独自埋在土里的孤寂。父亲是决不能容许一个外人在死后葬进教友会的墓园的。被贵格会的长老们委派守陵，于父亲而言算是荣膺重任，再没见他对别的什么事这么上心了。你时常能看到他在新填的坟头上踱着两条罗圈腿反反复复地趟来趟去，居然是为了确保地面绝对平整如初。

我学着长兄伊斯雷尔的样子，哼着《我谁也不在意》，他最喜欢的小调，边走边掂着手里的打鸟棍，一路进了门厅。想想看，当时德拉瓦尔族长就站在那儿，对，就是那个位置，由妻妾们拥着，我也有幸陪站在侧。可惜年纪尚小，亲历的盛况如今只剩下记忆里的一条红色的披毯斗篷和纷至沓来的一双双鹿皮软底便靴。我像一个印第安人一样悄无声息地滑过地板，整幢房子安静极了，莫不是祖父已经死了？

我停在右手边第一扇门口，面前屋子里窗帘拉着，昏晦不明。我知道，祖父的卧榻就支在暗处，他和他的一把骨头就蜷在里面。我斗胆走进去，盯着他，看了又看，确信还有呼吸。唤他，他费劲抬起眼皮，扬

起脸，那眼神大概以为我是某个贵格会的长老，又或者以为萨萨诺恩王的灵魂穿墙而入，披着他猩红色的毯子和羽毛发饰一起附到了我身上。

“你能看见我吗，爷爷？”我犹豫不决。他眯着眼睛，眼神混沌而黯淡。嘴和涎水耷拉着挂在左脸。我保持不动。他胸腔起伏。父亲曾给我讲述过祖父一生中的荣耀时刻，从1666年出生于余焰未烬的伦敦开始。看着他如今垂垂老矣，尚存一息，想着他曾为了落脚他乡，在贵格派教友会面前坦言过往，他的放荡，他的不羁，他在登上开往宾夕法尼亚的渡轮前的种种。他以匠心营建新的事大楼市洗前尘，新大楼端立小镇中心，街衢自此四通八达。他给这座小镇取名埃克赛特，以此怀念英格兰的故土。但在我看来，这也许并非明智之举，那里的埃克赛特并不是他的幸福地，那里不过是他的风流过往。

提起祖父，大家莞尔，心照不宣地相互点点头，就像提起任何一位睿智的长者，表面的恭敬实则未必出自真心。原本一切都好，直到萨拉姑妈出嫁，人们开始对这个家族的血统贵贱说长道短。我看着祖父伸出手，用右手那根掰不直的拇指在被子上划来划去，像是在操控着他的梭织机，像是他还在努力经营着他的老本行，像是他还未在风流场里散尽家财，像是他还年富力强，像是他还风度翩翩，任何一个看上眼的姑娘都手到擒来，像是他此刻就身在至乐天堂，也许这些正是他最初来到这里时怀揣的梦想。我不禁感到一阵晕眩，道了别正想转身离开，祖父忽然咳起来，挥挥手指向床边的尿壶。

“拿！”

尿壶放在黑色的雕花大木柜下面，庆幸里边是空的。他坐起身，在睡衣上一阵摩挲。

“你养过婊子。”我小声咕哝。

“什么？”

祖父散发着婴儿般的味道，确切说是奶味混合着尿味，可能比婴儿更臊一点。他手臂发抖。我深吸一口气接着说：

“但是，你也打过仗，还曾经从一帮坏人手上救了两个印第安

女孩。”

也是我父亲讲给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议事大楼落成以前，那个时候的德拉瓦尔人和卡托巴人常常来此集市。一次，几个白人里的败类掳了两个女孩，祖父仗义执言，出手相助，给了钱，救了人。我试图想象年轻的祖父骁勇善战的形象。

“我也打了一架，就在刚刚。你看！”

我把受伤的手肘擎得高高的。祖父顾自尿得很响。他半张脸已经瘫了，另半张上的一只眼睛盯着我，像是盯着一个满嘴大话的骗子。我偷瞥他的尿具，了无生气，临了，淅淅沥沥溺在床单上，另一只手还瑟瑟地扶着尿壶。“会翻的，”“我心里默念，”“肯定会打翻的。”

“你来这干什么，嗯？你是，哪个？”

我感到自己的胃简直要从喉咙里蹦出来，冲着他近乎喊道：“我才不要变老，才不要变成跟你一样老得没人理的模样！我要打赢所有的人，要守住所有的秘密，不要像你，烂在这儿，不要！我要找到真正的伊甸园，要完成你没做到的事！”

走道里响起萨拉姑妈咯噔咯噔的木鞋跟的声音。祖父蹙着眉，颤抖着，循声摆过头去。他曾在贵格会上为她与外人通婚而跪求宽恕。我又想起那个如今埋在冰冷泥土间的死人，生前是非曲直，死后尽归骸骨。我再道了别，一路冲出大门。外面，草地上，阳光下，新浣的床单闪闪发亮。

我又跑回山上，跑进林子里，用手里的棍子从一株不起眼的大榆树上打下一只松鼠——红色的，拖着不大不小的尾巴。我坐在树枝上，要是能给妈妈猎回一头野猪就好了，我还从没打到过野猪——一头野猪，想想也诱人啊。待我想再往丛林深处去的时候，夜幕已经拉开，于是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影子斜长才起身回家，顺着山谷和溪边的滩涂，穿过两个叔伯的农场，再穿过自家的农场，拖着不知道是打架还是打猎留下的擦伤和瘀青，向家门口走去。

不等我绕到房前，妈妈已经提着灯迎了出来，灯下的她看上去脸色

愈显苍白。她抚过我酸涩的面颊，并不开口问我因由。我给她看松鼠的尾巴，她笑了，扭过脸，那张苍白的脸随即陷入黑暗。我把松鼠尾巴收进马裤口袋时，又想起了祖父和他的尿具。他老了，就这么老了，父亲有天也会老吧。老了的人，会慢慢腐烂吧，像一枚放陈了的鸡蛋。

亲爱的妈妈，还有我可爱的亲人们，如今你们都已一一弃我而去，长眠地下。然而曾经天真而美好的我，还有曾经烂漫而温暖的过往，你们是见过的。

1. 宾州娼妇

我姐姐，萨莉，那个他们嘴里的娼妇，被丢在贵格会的教众们面前，像一条被铁锹从泥土中掘出来暴露在光天下的蛆虫，一个人站在议事大厅的正中，其余人则一个个坐在她四周的条凳上。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了她的告解辞，端着那张纸，平举到脸前，声音中没有一丝起伏，含混得像是嘴里还嚼着没咽下的土豆。萨莉平时说话可没这么无聊，如果她乐意，绝对够资格开一所专教人嚼舌的语言学校。小伙子们看见她，总是说，抬一抬你的高跟鞋啊，萨莉。他们轻叩手指，她就咯噔咯噔应声而来，然后，总是最晚一个在夜色里起身，离开篝火堆，或者谁家新搭的谷仓。

我看着她此时无措地踮着她那双显著的高跟鞋，帽子歪在一边，露出遮耳的卷发，抬起眼皮，想看看谁也在看她。她的那个相好此刻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扭身望着窗外。我试图从她的忏悔中听出些兴致，不过也只听得一二，什么“私交过甚”和“通奸”之类的，看来她对自己的过失供认不讳。任何人只消从旁看看她隆起的腹部，一切就都再明白不过了。何况现在，除了她自己，所有的人都在看。

这不是一次通常的例会。空气凝滞，仿佛刚刚划过一颗子弹。长老们召集了所有的教友会成员，条凳上挤满了人，有些甚至开车从乡下的

农场远道赶来。

父亲难过得不停发汗，汗水蒸腾起一股属于他的味道，面包的味道。正当他想起身走掉，看见妈妈伸手轻轻拍了拍小内迪的头，于是他敛了敛下巴，又坐回她身边。我用脚在地上划着圈圈，想笑，妹妹贝茨捏着鼻子模仿狐狸，而长兄伊斯雷尔真的在笑。

“……这就是我的忏悔。”

终于念完了。一个靠门坐着的寡妇忽然猛捶自己的腰，抱怨都是穿堂风闹的。

“小丹尼，你也受风了吗？”贝茨咽了笑，学妈妈的样子问我。

我戳了她一下算是回敬。希尔的父亲接着萨莉以及她的相好说：

“是的，在今天以前，你们实在私交过甚。”

真是一个听上去就腰缠万贯的男性嗓音，掷地有声，像袋子里咣啷咣啷作响的钱币声。希尔的父亲总是像现在这样面色红润，这会儿，他的脸好像为接下来的措辞陷入了思索。我也陷入了我的思索。除了家里养的牛，到那会儿为止，我还没真的见过什么私相授受的过甚之举，但是畜生们在干那种事情的时候总是太过直截了当，毫无情致可言。是的，尽管我什么都不懂，但这不妨碍我对很多事感兴趣。

我回过神来，听见希尔的父亲问萨莉，是否愿意在众位教友的见证下缔结神圣的婚约。

萨莉说她愿意。旁边的那位闻言倒吸了口气，也说愿娶她为妻。

礼成，万事大吉。萨莉瞄向我们，她大概在想，这下好了，皆大欢喜。我看见她眼睛里的光亮，我听见她指关节的脆响。今此以后，谁还能说三道四，就像变了个戏法，从婊子到为人妇。看来连上帝有时候也忍不住要点小把戏，打个响指什么的。

“至于你的忏悔，”希尔的父亲转向旁边的年轻人，声音慈爱而和缓，“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在他看来，我们大可以花上一整天时间坐在这儿，幸好萨莉的新婚丈夫婉拒了当众告解的提议。这个年轻人不是贵格派的教友，也是个

“外人”，在我看来也许他尚未搞清楚自己的意愿，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布恩家的一员，当然现在说起来已然为时晚矣。他眨着眼，稀稀拉拉的胡子捻在一起，好像灯芯，我知道他不是眼斜，不过是想尽量忽视新婚妻子的肚子，尽管其他人都在看。

希尔的父亲只好穿过大厅，寄希望于父亲：

“我们终此一生探寻真理。我们因忏悔而重获新生。教友布恩，是该你告解的时候了。”

父亲站起身，正如当年祖父也曾为了他的女儿站在这里：

“我的女儿，确实，错不该与人私交过甚，为此，我感到万分惭愧。”

有那么一刻，父亲抻了抻脖子，做出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只敢低头看着希尔父亲的腿，颤抖的手指仿佛想亲自捻一捻对方昂贵的衣料。这个十足的穷织工，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何沦落至此，倒还分得清眼前的上等套装用料。不得不承认，单看这身行头，就知道眼前这位教友会的元老一生顺顺当当。

“以，以后，会，会，会更留心的。”

也许就是那身灰黑色衣料散发的深邃色泽最终击溃了他，父亲一时口吃。闲谈的时候，偶尔他也会这样，但这次不合时宜的口吃令他的脸色多少有点难堪，他伸手摸摸谢了顶的脑壳，不知道是想遁土而逃，还是想发火。曾几何时，渡轮轰隆隆驶离英格兰灰黑色的海岸时，年轻的父亲把下巴架在船首的斜桅杆上，憧憬着离开熟悉的人和事，离开熟悉的教区，跟自己的父亲、姐妹、兄弟一起，开往陌生之地，寻找安身之所。那个当初陌生的这里，本该一切美好而安然。

伊斯雷尔忽然放声大笑。妈妈两眼放空，失去焦距的瞳仁像两片易碎的玻璃。她紧了紧怀里的小斯夸尔，这令小家伙皱起了眉头。父亲重重坐回凳子上，攥着拳头，大口呼吸。妈妈，这位一生忠贞追随上帝的信徒，望着萨莉，后者正努力堆出温良恭顺的表情，尽管其实她已经被调教成一个邋遢的婆娘。贝茨把脸埋进胳膊，假装在咳嗽，我知道她是